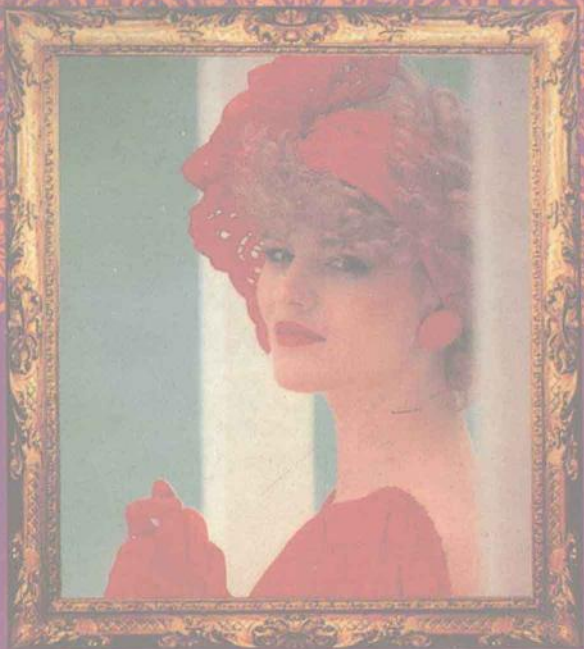




〔法〕巴尔扎克

FAMOUS WORKS OF WORLD LITERATURE

搅水女人

青海人民出版社



[法]巴尔扎克著

搅水女人

FAMOUS WORKS OF WORLD LITERATURE

世界文学名著 ● 青海人民出版社 ●● 彭智民译

(青)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班 果

装帧设计：郭天民

搅水女人

〔法〕巴尔扎克 著

彭智民 译

*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 字数：22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7-225-01172-3/I·260

定价：11.25 元

新译本简言

《搅水女人》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系列小说中情节最引人、场面最丰富的小说之一。魔鬼人物菲利普是名列世界文学之林中的典型，也是法国文学史评论家津津乐道的艺术形象……

目 录

第一部 兄弟俩 1

第二部 内地单身汉酸甜苦辣的日子 89

第三部 遗产落入谁手 215

一 台哥安家和罗尔家

公元一七九二年，替耶索屯的有钱人治病的有个姓罗尔的医生，他为人阴险尽人皆知。但他老婆倒是当地的美人，只是据某些不怕事的人说，罗尔对老婆并不怎么样。当然，那女的说不定也有点儿傻哩不叽。虽然朋友们多方打探，闲人们议论纷纷，嫉妒的人说长道短，这个家庭的内幕，外人还是知之甚少。因为对罗尔那种人，社会上有个说法，说“他是个惹不起但躲得起的人”。因此罗尔活着的时候，众人绝口不提他，见了他也只是表面上寒暄几句。

他女人姓台哥安，出嫁前身体虚弱，据说医生罗尔是冲着这一点才娶她的。她先生一个儿子，再生一个女儿，巧得很，一男一女相隔十年，人家说罗尔虽是医生，也没想到会有第二个女孩。女儿名叫阿加德。这些小事太简单太平凡了，似乎不值得小说家作为一个故事的开场，但若不预先说明，像罗尔那种性格的人，人们可能以为他是个伤天害理，人性灭绝的父亲；其实他只不过脾气坏而已。人们把坏脾气用一句鲜明的老话掩盖，说什么“男子汉气烈如钢！”这话使不少女人受罪。医生的岳父母台哥安夫妻做的是贝利省的金羊毛生意^①，代业主卖出，代商人买进，两面拿钱。他们又有钱又吝啬。不少人都是这样处世的。

但是台哥安的儿子，罗尔太太的兄弟，却不喜欢住在耶索屯

^① 贝利，法国古行省，包括今日的希尔与安特尔二州，耶索屯即在贝利地区之内。作者说金羊毛，是因为贝利的羊毛特别好，而且羊毛生意获利颇丰。

而是到巴黎另谋生路，在圣·奥洛雷街盘下一家杂货铺。这倒使台哥安倒楣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杂货商喜欢杂货，如同艺术家讨厌杂货的程度一样。形成各自相异的志趣之社会因素，没有谁去深入研究。我们不比埃及人，儿子不一定要继承父业，那么什么原因会使一个人不开面包店而开纸店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何况台哥安的志趣还受爱情驱使。老板娘很漂亮，他为之魂不守舍，眼睛望着她，心里千思百结，内有一个想法是：“行，我也要开一家杂货店！”凭着耐性和父母寄给他的一点儿钱，他和老东家皮克西的寡妇结了婚。公元一七九二年，人家都说台哥安的生意兴旺。那时两老还活着，他们把羊毛生意停了，拿资金买进政府没收的产业，何况还是一种金羊毛！他们的女婿罗尔医生，差不多算准自己快断弦了，把女儿送往巴黎的舅子那里，一边让她在京城开开眼界，一边对她心怀叵测。巴黎的台哥安没有儿女，台哥安太太丈夫十二岁，身体健壮如牛，但胖得像葡萄收割过后的雕画眉。狡猾的罗尔医生医道还高明，料定台哥安夫妻正和童话上的说法相反，两口子尽管日子过得快活，却决不会生儿育女。他们很可能疼爱阿加德。罗尔医生存心不给女儿遗产，送她到外地而实现自己的意愿，心中自是得意。阿加德是全村最美的姑娘，长得既不像父亲，也不像母亲。为了她的出世，罗尔医生和他的挚友罗斯多先生闹得友谊破裂。罗斯多做过按察使的代办，不久以前从耶索屯搬走。在耶索屯山清水秀的风水中出生的人，看见这户人家肯脱离本乡，当然觉得奇怪透顶，要探查原因了。嘴皮刻薄的人说，有仇必报的罗尔曾经大声宣扬，罗斯多将来一定由他送终。这话从一个医生嘴里说出来，作用跟炮弹一样。国民议会一撤消按察使代办的职位，罗斯多便离开耶索屯，从此了无踪影。

自从罗斯多家搬走了，罗尔太太便在欧文太太身边消磨日子；

欧文太太是前任按察使代办的同胞姊妹，也是阿加德的干娘，罗尔太太只向她一个人诉说自己的苦恼。因此关于美丽的罗尔太太的事，耶索屯人所知道的点滴轶闻全来自善良的欧文太太，而且是在医生死了之后。

罗尔太太一听到丈夫要送阿加德去巴黎，就说：

“我从此看不见女儿了！”

深于世故的欧文太太讲到这里，加上一句评语说：“唉！这话竟被她说中了。”

这位可怜的妈妈脸色蜡黄得像木瓜。据说罗尔有心用火慢慢烤她；看她神气，此话倒也可信。她那窝囊废儿子的派头叫蒙受了委屈的娘更加伤心。这家伙事事糊涂，父亲不管教，甚至还暗中怂恿，所以儿子对娘根本没有孝顺和规矩。约翰·雅各·罗尔长相像爷，并且像他坏的方面；而医生本人，无论相貌品行都叫人不敢恭维。

温顺可爱的阿加德到了台哥安家，对舅舅并不吉利。一个星期之内，或者应当说一句之内，因为那时已经宣布共和，检察官夫几埃·丹维尔凭着罗伯斯比尔一句话，把台哥安抓进监狱。台哥安先是不聪明，认为当时的大饥荒是出于谣传，又糊涂透顶，以为真有什么言论自由，一边侍候主顾一边说出自己的意见。罗伯斯比尔住在一个木匠家里，木匠的女人杜比莱替伟大的公民收拾屋子。台哥安合该倒运，女公民杜比莱偏偏照顾贝利人的生意。她有理由认为杂货店老板侮辱了玛克西米里安·罗伯斯比尔一世。她对台哥安夫妻俩的生活本来就瞧不上眼，加上她是雅各宾俱乐部的信徒，常在群众法庭上边打毛线边听审，觉得台哥安女公民的姿色充满贵族意味，便把台哥安的议论传给她那温和厚道的东家，还添枝加叶，把话说得更恶毒。杂货店老板被捕是为了囤积，那是当时极普通的罪名。台哥安坐了牢，老婆四下奔走设法营救。

只是她手段非常笨拙，向一般掌权的人说的话，在老于世故的人听来竟以为她存心要丈夫的命。台哥安太太认识内政部部长洛南手下的一位秘书，也是以后几任内政部长的得力助手，姓勃里多。勃里多帮她活动，救杂货店老板。照理世界上总有些聪明傻子，真正的一清如水，所以那廉洁的科长决不向操台哥安生杀之权的人行贿，只求他们秉公办理！只可惜要求那时的人秉公办理，等于要求他们让波旁王朝复辟。吉伦特党的部长正和罗伯斯比尔明争暗斗，他对勃里多说：

“你操什么闲心呀？”

忠厚的科长到处说情，也到处听到那句冷酷的回答：“你操什么闲心呀？”勃里多乖乖的劝台哥安太太安静下来；可是她非但不去巴结罗伯斯比尔的老妈子，反而把告密的女人恶语伤人地咒了一通。她去见一位国民议会的议员，那议员心中唯恐自己受到牵连，嘴里却回答道：

“我跟罗伯斯比尔说说。”

动人的杂货店老板娘听了，仿佛吃了定心丸；那位保护人当然一字不提，守口如瓶。其实只要送杜比莱女公民几斤糖，几瓶好烧酒，就能救出台哥安。这一点小枝节证明在革命时期为保住性命而请规矩人帮忙，跟请坏蛋帮忙一样危险：你只能靠自己。台哥安性命归天，不过上断头台有安德烈·谢尼埃^① 做伴，也算是沾光。毫无疑问，杂货和诗歌那一回是破题儿第一遭在真人身上结合，因为不论过去和将来，诗歌和杂货背后总有关系。台哥安的死比安德烈·谢尼埃的死更加震动人心。直到三十年之后，大家才看出死掉安德烈·谢尼埃对法兰西的损失，远远超过死掉一个台哥安。罗伯斯比尔的措施至少收到一点效果，就是到一八三

^① 法国诗人，最初参加革命，一七九四年上断头台。

○年为止，杂货商都吓破胆子，没敢再过问政治。台哥安铺子和罗伯斯比尔的住家近在咫尺。接手杂货铺的人生意亏本，把店基盘给有名的花粉商赛查·皮罗多。但是台哥安上断头台的背时气好像也会传染似的，“女苏丹两用雪花膏”和“润肤水”的发明人也在那铺子里破了产。这个问题也许只能让占卜星相一类的学问去回答了。

内政部的科长勃里多后来拜访过几回倒楣的台哥安的老婆，看到阿加德·罗尔那种恬静的冷冰冰的纯朴的美，印象很深。寡妇悲痛万分，没有心思把第二个亡夫的买卖继续下去。科长去安慰寡妇，结果是出不了十天，但等阿加德的父亲一到，一而他也来得很快，——就把可爱的姑娘娶过去了。医生发觉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喜出望外，从此他的老婆成为娘家唯一的继承人了。他急忙赶赴巴黎，主要不在于参加女儿的婚礼，而在于按照他的意愿订立婚书。勃里多只有一片痴情，念头不在金钱，听凭居心不良的医生一手摆布。医生如何利用女婿的糊涂，读过下文便知。

台哥安老夫妇相隔两年，先后过世了。所有的动产，不动产，全归罗尔太太继承，就是说归了医生。后来医生太太也敌不过丈夫，到一七九九年年初死了。于是罗尔又有葡萄园，又买进农庄，再买进铁铺，还有羊毛出卖！他的宝贝儿子一无所长，好在老子替他安排的未来不过做个现成的业主，让他痴痴呆呆地在金钱堆里长大，断定孩子至少会把日子混到老死，在这方面不一定会比世界上最博学的人的日子坏到哪里。一七九九年，那些精明人已经断定罗尔老头有三万法郎收入。老婆死后，医生照旧荒唐，不过把生活调整了一下，关上门躲在家里寻欢作乐。一八〇五年，性格刚强的医生死了。那时全城的有钱人不知说了他多少坏话，关于他腐败的私生活，传来传去的故事也何其多也！约翰一雅各·罗尔后来被老子看出一事无成，管得很紧；他始终没有娶亲，其

原因很不寻常，我们这部小说有许多笔墨将叙述这一点。以后你们会知道，他的独身，医生有很大的责任。

让我们再看看父亲拿女儿出气的后果。他以为女儿不是自己生的。其实，倒确实是他的种。生育方面有些现象是科学无法解释的，耶索屯没有一个人注意。阿加德像罗尔医生的母亲。一般人认为痛风症会隔一代遗传，由祖父传给孙子；性情脾气和痛风症一样隔代遗传的情形也是常事。

比方阿加德的大儿子相貌像娘，品性却完全像外公罗尔医生。这却又是一个难题，还是留给二十世纪去解答好了；也许咱们的子侄辈会用一些微生物学上虚妄的术语，对这个奥妙的问题能写出像现在学术界的那些谬论一样来。

二 勃里多家

要说阿加德·罗尔的脸，像圣母玛丽亚的一样，结婚后还保有童贞的气息，受到世人称赏。她的肖像此刻还挂在勃里多画室里，一张鹅蛋脸洁白无暇，头发金黄，皮肤上更没有一丝红斑。额角清秀，嘴巴细巧，鼻子清秀，耳廓漂亮，眼睫毛很长，深蓝的眼睛多么温柔，整个的脸可闻到一股恬美的气息；今日不少艺术家看了画都要问勃里多：“是不是临的拉斐尔？”当年科长想娶这个姑娘可以说是福至心灵，凡是内地出身，从来不曾离开过母亲而会当家的主妇，要算阿加德最合乎理想。信教而不着迷，除了教会给女人的一些知识之外，没有受过别的教育。在世俗看来，她是十全十美的好妻子；另一方面，她因为不谙世情而种下的祸根也不少。从前罗马有一个名女子，碑文上说“她只管绣花，看守门户”。这两句用来形容阿加德的纯洁、朴素、安于现状的生活，再贴切不过了。从执政时期起，勃里多就死心塌地效忠拿破仑；一八〇四年，罗尔医生过世的前一年，拿破仑升他为司长，年俸一万二千法郎，还有数目可观的津贴。有了这样的进项，尽管耶索屯清理遗产的结果很不公正，阿加德一个子儿没拿到，勃里多也不在乎。罗尔老头临终前六个月，把一部分产业卖给儿子，余下的一份也给了他；这既是儿子名下应得的，也是父亲的特殊馈赠。在父母双方的遗产项下，阿加德仅在立婚书的时节以预支的名义得到十万法郎。勃里多对皇帝崇拜得五体投地，像死党般卖力，帮那个现代神明实现他的伟业；因为拿破仑看到法国疮痍满目，有

心要重建辉煌。司长从来不嫌工作太多。计划书，备忘录，报告书，意见书，不管差事如何繁杂都应承下来；能够为皇帝效劳真是太荣幸了。他爱拿破仑的人品，又景仰他是国家元首，容不得任何人对元首的一切有只言半语的批评。一八〇四到一八〇八年，司长在弗尔德河滨道住着一个华丽宽敞的公寓，跟内政部和迪尔莱宫近在咫尺。勃里多太太全盛时代，家里也只雇一个厨娘，一个男仆。阿加德总是最早起床，带着厨娘上中心市场。男仆收拾屋子，阿加德在厨房准备中饭。勃里多延迟到十一点左右才到部里去。他在世时，阿加德始终高高兴兴的给他预备一顿精美可口的中饭，勃里多也只有这一餐吃得称心如意。一年四季，任何天气，只要勃里多出去办公，阿加德总在窗口巴望着丈夫，等他在杜·巴克街上拐了弯才折转身来亲自拾掇餐桌，在每间屋里巡视一遍；然后打扮齐整，在丈夫回家之前跟孩子们游乐，或是带他们散步，或是在家接待客人。司长若有要紧公事带到家中办理，她便在书房里靠近他的书桌坐着，像一座雕像般默默无语，一面编毛线一面守着他办公，陪他熬夜，只比他早几分钟上床。夫妻俩偶尔去看一次戏，坐着部里预订的包厢。逢到这种日子，他们就在外边共同进餐；勃里多太太像没有见识过巴黎的外省人一样，永远觉得饭店里的情景新鲜有趣。勃里多在内政部主管一个分公司，人家不时预备下场面阔绰的宴会，勃里多对这些应酬照样体体面面的回敬；阿加德不得不到场时，就按照一般的风气打扮一下；一回家便脱下华丽的衣衫，换上内地妇女朴素的装束，心下依然满足。每逢星期四，勃里多在家招待朋友；四旬斋前的星期二开一个盛大的跳舞会。以上寥寥几句把夫妇俩的生活概括无余，他们从头至尾只有三桩大事：先是生了两个孩子，中间隔了三年，然后是勃里多的去世。一八〇八年，拿破仑正打算发展他做署长兼参议官，封他为伯爵，他却过度熬夜，累死了。当时拿破仑很关

心内政，交给勃里多的工作特别繁重，把一群不辞劳苦的公务员的身体弄糟了。勃里多从来不曾有所请求，拿破仑私下打听他的生活和财产，听说除了官俸之外一无所有，才知道他是个两袖清风的廉吏，这批人都为他的政府增了光。拿破仑有心要让勃里多感到意外，重重的赏赐他。司长想在皇帝出征西班牙以前干一件大事，不料却患炎症而死了。

拿破仑回国后，几天之内准备了一八一〇九年的战役，知道勃里多去世，便说：“有些人的缺无人补得上！”忠心耿耿的文官不像立功的军人能得到显赫的奖赏，拿破仑发觉这一点，立刻仿照为军人设立荣誉团的办法，打算替文官创立一个报酬优厚的勋位。勃里多的殉职使他想起筹办“联合团”，但他没来得及把这个贵族团体办成。昙花一现的勋位早已在众人的记忆中消散。读者诸君一定要问，那个团的标志是什么。原来是蓝缎带。拿破仑称之为“联合团”，是有意把西班牙王室的金羊毛勋章和奥地利的金羊毛勋章合二为一。据云，有个普鲁士的外交官说：“这桩亵渎的事他没有做成，说明天意难违。”

后来拿破仑叫人探访勃里多太太的处境。因此，两个孩子都给送进帝国中学，全部教育费由皇帝的私库开支。勃里多太太年进四千法郎抚恤金，至于两个儿子的未来，拿破仑大概准备将来再格外关照。

勃里多太太从出嫁到守寡，和故里毫无来往。她母亲死的时候，她正要生第二个儿子。她也知道父亲不喜欢她，而父亲的过世又碰上拿破仑加冕，勃里多忙得不亦乐乎。阿加德不想离开丈夫。她的哥哥约翰·雅各·罗尔，从她走出耶索屯起就没有给她写过信。阿加德对娘家不理不睬的态度，心里很不好受；既然人家不挂牵她，她也难得想起他们。她每年收到干娘欧文太太一封信，她也只回复些俗套话。好心而虔诚的欧文老太太尽管在信中

常常暗示阿加德，阿加德从来不置一词。

罗尔医生临终前不久，欧文太太写信告诉干女儿，如果不寄一份委托书给欧文先生，她应得的一份父亲的遗产将一文不名。阿加德不忍心为难哥哥。也许勃里多明白侵吞行为正是贝利人的嗜好，也许这个清廉正直的男人在钱财上和妻子一样清高，一样的不在乎，因此也不听公证人洛果的劝告。洛果示意，勃里多大可利用自己的地位，对父亲剥夺女儿遗产的行为提起诉讼。

然而，勃里多夫妇俩都同意当时耶索屯的处置。只是洛果的话叫司长也不能不考虑妻子的利益，觉得她确实吃了亏。这个品性高尚的男子想着自己死后，老婆生活会没有保障。他查过账，发觉罗尔老人给女儿的五万现款，从一七九三到一八〇五，已经被他们夫妇俩花掉三万，便把余下的二万买进公债，行市是四十法郎，这样，阿加德一年可以收入两千法郎左右的利息。

于是勃里多太太守寡以后一年收入六千法郎，完全可以过小康日子。她始终是个内地妇女，打算辞掉勃里多的男仆，只留下厨娘，再换上公寓。但她的好朋友台哥安太太老是以舅母自居，卖掉家具，退掉屋子，搬来与阿加德同住，把勃里多往日的书房改做卧室。两个寡妇的收入合在一处，总共有一万二。这个办法看来入情人理，再简单不过了。但人生最要注意这些微不足道的问题；对于非常事故，更须小心谨慎；所以像诉讼代理人、法官、医生、教士等等老练的人，都把挺简单的事看得极复杂，旁人还以为他们太过认真。殊不知古人早就对处世之道留下一个很有深意的比喻：鲜花之下防毒蛇。糊涂虫倒了楣，常常对人对己自嘲地说：

“事情太简单，谁碰上了都会上当！”

历来隐晦年龄的台哥安太太，一八〇九时刚好六十五岁。她年轻时号称油酒美人，像某些少数女子一样，得天独厚，不受岁

月侵蚀，到老风韵犹存，只是也经不起细看。台哥安太太中等身材，又胖又嫩，双肩如削，皮肤白中透红。淡黄头发近乎栗色，遭逢丧夫的变故还不曾花白。她非常贪吃，喜欢弄上精致的菜肴给自己享受；除了烹饪，也爱看戏，还有一样不让他人知道的嗜好：买彩票！台哥安女人——对于赌彩票的人，这种称呼恰如其分——或许在衣着上花的钱太多一些，正如那些运气好、长期不衰老的女人一样。除了这些不伤大雅的缺点，和她一起生活倒也愉快，她总顺着你的意思，不得罪你，老是心情欢畅，叫别人也跟着高兴。她更有一项巴黎人的长处，能吸引退休的职员和老年的商人，即懂得诙谐说笑的万种风情！……她没第三次嫁人多半是受时代影响。在战端频繁的帝政时期，想结婚的男人娶个年轻貌美的富家女易于反掌，谁也不会关注六十岁的女人。台哥安太太要逗勃里多太太快活，带她上戏院，乘马车，替她做几样精致的饭菜，甚至想劝阿加德和她的儿子结婚。她甚至把她自己对她过世的丈夫和她的公证人都守口如瓶的秘密告诉了阿加德。原来年轻漂亮自称三十六岁的台哥安女人，竟有一个三十五岁的儿子。他姓皮克西，已经断弦，隶属于作战部队第二十一团，曾从少校升到上校，在得累斯顿一役中阵亡，只留下一个独生子，台哥安女人一向只敢偷偷摸摸的看孙子，对外只说是第一个丈夫的前妻生的儿子。她为谨慎起见，不能不向阿加德透露秘密，因为皮克西上校的儿子也在帝国中学念书，有一半公费。孩子在中学里很调皮，好恶作剧，后来成为一个素描家和绝顶聪明的人物，名气不小。阿加德看透了人生，只疼着两孩子，只是为孩子而活；从理智上说，从她对亡夫的感情说，她都不愿再嫁。但是做良母不比做贤妻容易。寡妇有两个互相矛盾的责任：既要当慈母，又要当严父。很少女性能懂得而且实施这个双重的使命。可怜的阿加德虽然贤惠，仍旧无意之间种下不少祸根。她既不够聪明，又像善良的人一样容

